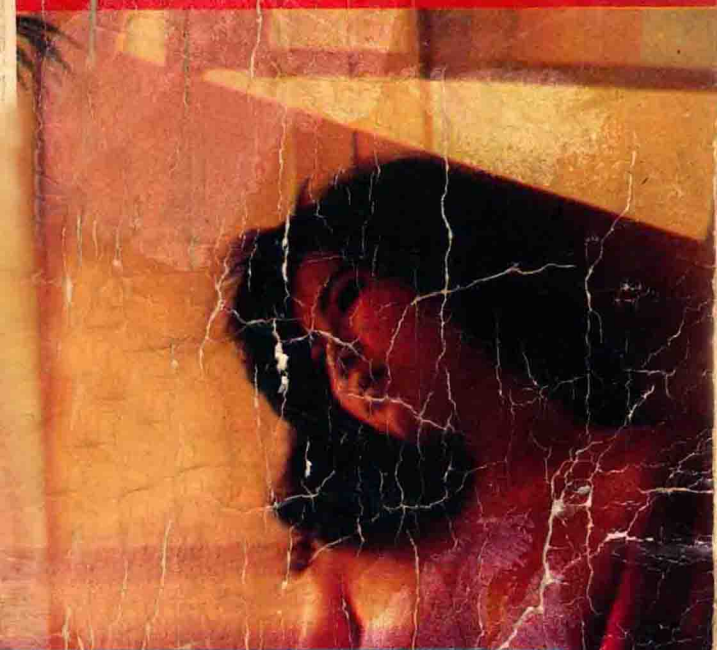


他原以为除了复
一生不剩下什么
遇见了她……

●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狼吻

(台湾) 光泰

内 容 介 绍

光陆怪离的异国都市，夜幕下隐藏着深深的罪恶。同性恋“人妖”接连惨死，色情浴池内裸体侍女被残害而剃去所有体毛……。一系列耸人听闻的事件，恶毒的复仇狂。但是终于有一天，他与她不期而遇。一切事情的发展，都令人难以捉摸，不可预测……

自序

菲律宾的马尼拉，是我到过世界各国城市中最令我难忘的。

白色的沙滩、摇曳的椰树、美味的芒果，尤其属于热带地区热诚慷慨的“吕宋风情”更是令我心醉神迷。

小说以马尼拉做背景，并不是因她的治安真的坏到如此地步，而是，城市里所有的罪恶都是一样的，选上马尼拉，只是因为我去的次数多、待的时间久而已。

我爱马尼拉，相信您也会深深的爱上她。

光泰

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日

马尼拉

炽烈的阳光，带来的白日热浪，已经随着夜晚海风的吹拂而渐渐散去。

观光客们，开始了他们晚上的活动。

浴室、电影院、Life Show（真人性表演）、酒吧、按摩院，就像世界任何都市一样，马尼拉也多的是提供男性纵情声色的地方。

但是对于浅田研二来说，那些地方并不能满足他，真正吸引他的是一家叫 Cock Banana 的 Cay Bay（同性恋酒吧）。

马尼拉的抢案，浅田早已风闻，于是浅田请他们公司驻菲的一位同事伊藤正树带他过去。

伊藤与浅田是中学同学，所以对于浅田那方面的癖好，倒也见怪不怪，只是为了要打听这个地方，却花费了他不少时间。

“你进去吧！过两个小时我来接你。”

到了 Cock Banana 门口，伊藤熄灭引擎对浅田这么说。

“一起进来看看吧！”浅田要求他。

“开玩笑！我对男人又不感兴趣。”

“进来喝杯酒，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好吧！”看在浅田是头一回来菲律宾，伊藤只有答应他。

“明天到公司可别提这件事。”

浅田在三井电机公司服务，此次就是代表总公司来马尼

拉开一项业务会议，两天的议程，他一共签证了一个礼拜，可以说一边工作，一边度假了。

买了两张门票进去，一阵迪斯可热潮就淹没了他们，在闪亮的彩色灯光下，他们选择了舞池边的一张桌子坐下来。

告诉伊藤的那位菲律宾职员说得不错，这儿全都是男孩子，从服务生到客人，然而不多久却有两个女郎坐到他俩身旁

“Would you buy me a drink(不介意请我喝杯酒吗)?”

“of course(当然)!”

虽然不喜欢女人，但是有一个人可以询问情况，浅田倒也乐得请她俩喝杯酒。

女郎中，一位是褐色皮肤的菲律宾人 Eva，一位是自称模特儿的西班牙混血女郎 Linda。

“Is this gay bar?”日本人说英语总是最难理解的，当浅田重复了两遍，坐在旁边的 Eva 才了解他的意思——

“No! It's mixed”

原来 Cock Banana 已不再是同性恋的专利，它成了“混合酒吧”——异性恋的人也同样受到欢迎，难怪伊藤与 Linda 已蛮有进展的在舞池中大跳其舞，回座的时候，伊藤用她们听不懂的日语对浅田说：

“搞不好她们也是男人呢!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？你没看她们货真价实的胸部啊?”

“岂只‘看’，刚刚已经‘碰’过了。”伊藤开心的说。

“本来你是陪我来的，没想到这下你比我还有搞头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“对我来说，那不是一种恭维，而是一种侮辱。”

“对不起……。”

女孩子打扮得很时髦，粉红的洋装，白色的遮阳帽，一双腿又挺又直——

“我叫 Gina，你呢？”

“Eddie。”

“我家就住在附近，我请你喝杯茶，好吗？”

江兆毅没有拒绝，心想不过是个流莺罢了！没想到在街的转角，Gina 竟停了一部很漂亮的“卡蒂拉克”。

“上来吧！”Gina 发动引擎，打开了车门对兆毅这么说。

“我住 President Hotel，四点有个比赛，我必须回去。”

“什么比赛？”

“羽毛球。”

Gina 的家在一栋大厦的十楼，大厦的一楼，有警卫、公园和游泳池，看得出来，这儿是个高尚的住宅区。

“你一定很富有。”

进了屋，望着屋内豪华的装饰，兆毅就对 Gina 这么说。

“是吗？”Gina 苦笑的望了望他——“喝什么酒？”

“Brandy。”

隔没多久，Gina 就一袭家居宽松便服的端了两杯饮料，坐近了他——

“你到过 Pataya(芭堤雅海滩)吗？”

“后天大会可能招待我们去。”

“那是越战时，美军的一个度假胜地，为了免于美军思乡

之苦及激动他们的战志，美军单位配合泰国政府把 Pataya 开发成夏威夷一样，不但有冲浪、漂亮的旅馆、酒吧，同时还有“临时太太”。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不错，我就是美军一位中校的“临时太太”，六年前，他为我租下了这栋房子，如今他走了，为了生活，我于是……”

面对着半裸的 Gina，兆毅情不自禁的想要即刻尝试这异国女郎的热情，当他的头刚凑近去，Gina 就用她湿热的唇贴住他，一连串的激情，在兆毅打开皮夹丢下三百泰币后结束。

等兆毅离开，Gina 就走进浴室冲凉，不多久门铃声又响起，Gina 围着浴巾，一边擦拭着淋湿的头发，一边开门，Gina 心想一定又是 Eddie，大概 Eddie 忘了什么东西，男人总是这样丢东忘西的，但是当她打开门，才发现一切已经晚了，一个男人急速的进屋反锁了门，然后男人用他戴了黑手套的手拉出一条像钢丝般的细绳。

Gina 瞪大了眼睛往后退，男人一个箭步反身就用绳索勒在她细滑的脖子上，Gina 刹时叫不出声，两个眼睛睁得像死鱼般，围在身上的浴巾也因为手脚的挣扎而滑落。

不到两分钟，一个全裸的胴体就瘫在厚厚的地毯上……

一九八〇年六月九日

台北

台上，十几个少女涂脂抹粉摆动着她们的臀部，当她们掀起裙摆，露出没有穿底裤的下体时，自然引起前几排观众的叫喊，当然她们必须随时注意警号，确信没有临检时才可以这么做。

在这个嘈杂的场合，却有两个极不协调的大男孩坐在其中——

“老天！这就是你要我来的目的？”

“你等着看吧！”

赖国清告诉乐融，乐融二十八岁，未婚，整洁的外表，温和的谈吐，是公司很受欢迎的青年。

如果这也算是舞蹈的话，当十几个少女退下台去，司仪就报告着下面的一个“歌舞”节目——

“现在让我们隆重欢迎名满东南亚国际艳星——紫罗兰小姐出场！”

在小喇叭声中，一个极尽骚媚的女郎，推动着她的蛇般的身躯走到了台前。

“原来你是要我来见识脱衣舞？”乐融又问赖国清。

“不是，我是要你满意她。”

“紫罗兰？”乐融把目光移向舞台，停在擦着亮蓝眼盖膏的女郎身上。

“嗯。”

“她有什么特别？”

“她是个男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赖国清的这句话果然引起乐融的极大好奇与兴

趣——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昨天跟一个朋友到餐厅宵夜碰到的，我朋友到过新加坡，所以认得‘她’。”

“她动过变性手术？”

“没有。他只是藉药物使胸部隆起及皮肤细腻，你没发现，他的肩还是比平常女孩宽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紫罗兰是个‘人妖’？”

“嗯，而且是台北唯一的人妖，我没白带你来吧？”

“可是，”乐融望着舞台上，此时脱得只剩下一件下身的紫罗兰说：“万一观众发现他是男的怎么办？”

“好玩就在这里啊！”果然在一阵蓝光下，全场观众发出了轰然大笑，紫罗兰迅即奔跑至幕后，结束了这一场闹剧。

前台的节目继续进行，后台在穿梭的女郎中，紫罗兰对着化妆镜，表情冷漠的用厚厚的清洁霜，洗去脸上的油脂，看看表，八点四十了，紫罗兰披上外衣赶到九楼太平门，也就是下午电话中与人约好的地方。

到了九楼，打开太平门走上消防梯，果然看到了一个男人

“东西带来了吗？”

“在这里。”

男人从口袋里取出一个报纸包，当紫罗兰接近他，男人突然猛力一推，紫罗兰一声凄厉的尖叫，由九楼摔到了一楼——脑骨破裂，脑浆涂满了一地……。



1

披头、摇滚乐、嬉皮、大麻烟……尽管曾经受着诸多外来与内在的冲击,但是只要看看静静的泰晤士河及听听西敏寺的钟声,人们会发现,伦敦还是一个庄严和深沉的都市。

白金汉宫门前,穿红色制服戴黑绒高帽的卫士,交换着彼此的勤务,他们如木偶般的动作,激起了旁观者开心的鼓掌。

现在是四点钟,位在伦敦高菲尔街一栋古旧楼房的四楼,主持远东情报的 Norman 拿着他的资料,走到组长房间,象征性地敲了敲没有锁的门,就一边进来一边说:

“David,这里有三件命案,显示一种非巧合的串连。”

组长 david 啛喝下午茶,英国人是宁愿不吃晚饭也不愿意放弃享受下午茶的,看到 Norman 进来,David 就放下他的小饼乾,接过 Norman 递上的资料,一边看着 Norman 的报告,一边听他的解说——

“这三件命案虽然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国家——菲律宾、泰国、台湾,但是死者却有两个共同的情况,第一点她们都曾动过变性手术,其中两位已成功地成为完全的女性,第二点,她们的手臂及两股内侧都有针孔痕迹,而法医验尸时,也发觉她们有烟毒反应。”

“你是说,这三件命案与贩毒有关。”

“很有可能。”

David 一边看,一边签下他的字——

“赶快把这份报告发出去,特别是那三个国家。”

这,就是“国际警察总部”,一个被小说及电影神话了的地方——成员们个个身怀绝技,不但出生入死,而且身旁美女不

断，当然一两件秘密武器更是少不了的——然而实际的情况呢？说起来可怜，他们租了这栋从外表看，怎么看也不像的全球赫赫有名的机构。

说它是“国际警察”，倒不如称它为“国际罪犯情报交换中心”，它一共用了十四位职员，其中有十位职员拿到了专门的硕士学位，分为太平洋、远东、中东及欧洲几个小组，它的经费来源是联合国以及参加情报交换国家每月固定的支付。

他们把世界各国重大的刑案，加以研究分析，寻找国际性犯罪的可能性，而一些罪性重大的嫌犯照片及资料，他们也分送至全球警察机关，在该嫌犯一踏进其国门时，就能提供警方而以便密切监视，当然有的国家干脆就不准其入境。

而目前“反毒”，就是该机构列为与搜集恐怖分子暴力活动同样重要的工作目标。

基隆港

船舶交错，通商频繁，有一艘玻利维亚油轮停泊在港口。

船长布朗是犹太人，拿的是澳洲护照，一脸大胡子，高大金发。

一群警方烟毒组人员，正在做清舱式的搜查，但是几乎把船都拆了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类似白粉类的东西。

布朗得意的笑了笑——

“Well, Do you have any luck. (有任何幸运的发现吗?)”

“对不起，可能是项误会。”领头的郑组长的对布朗这么说。

两个礼拜前，国际缉毒组香港方面拍来一份电报，讲基隆可能有一宗毒品买卖要进行，而这时警方的一位在饭店工作的线民也密告说：“黑面”于十四日住进了美华旅社。

“黑面”本名蔡金辉，凤山人，是警方登记有案的大盘毒贩，三年前刑满出狱，最近一直没有他活动的消息，此次“黑面”的北上基隆，再加上国际缉毒组的那份报告，显示确有一大宗毒品买卖要在这儿交易。

昨晚在监听“黑面”的电话录音里，发现了这么一个可疑的暗号——

“一切都已备妥，我要听‘蓝色多瑙河’。”

凭“黑面”这种 Class，也会听古典音乐吗？在十几艘油轮名单里，终于发现只有布朗(Brown)船长拥有的 Daisy 号，与“蓝色多瑙河”的头两个字母 B. D. 恰好吻合。

于是烟毒组干员们申请搜索票，依船舶法到了这一艘玻利维亚的油轮上，没想到却扑了一个空。

“小马、阿强，你们找个目标监视这条船，特别是那头老狐狸。”

郑组长并不死心，他坚信“黑面”此次北上定有什么蹊跷，果然夜晚，小马、阿强这两位年轻的干员，在港口对面一栋高楼内，用望远镜发现了一些动静。”

虽然那只是一点点青蓝的光，但是凭经验他俩知道，布朗一定派人用电焊铸熔些什么——”

“一定是把吗啡藏在船舱的外壳里！”

小马立刻用电话报告了这个情况，郑组长在睡梦中惊醒

指示说：“

“布朗现在是狗急跳墙，依规定他明天下午三点就得启程，所以你们稍安勿躁，一定要抓个人赃俱获！”

早晨十点整。”

阿强监视了一晚，正想闭眼休息一会儿，小马就摇醒了他

“阿强，你看，狐狸出洞了。”

阿强赶到窗口，拿起望远镜，看到布朗拎着个淡蓝色的航空袋，走下船舱。”

布朗机警的四处望望，然后一个人在码头走着。

“小马，我来跟踪。”

“你一个人行吗？”

“赶快通知我们郑老板，我们分段追！”

披上夹克，阿强就飞奔下楼。”

布朗走出码头，就抄往一个露天菜市场买东西。

当然，这是他高明的地方。菜市场人多，混乱中，很容易转移跟踪者的注意力。

几乎在杂乱的菜市场逗留了二十分钟，布朗才转往街上。

他假装浏览橱窗里的货品，实际上，是透过玻璃窗的反射，看看有没有人跟踪他。

花了那么多心血来，如果拿不到预期的代价，他是绝不甘心，也因此，即使不能排除警方监视的可能性，布朗仍旧愿意冒这个险！

突然，布朗买了票进了一家黑漆漆的戏院。